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the top left corner of the book cover.

洋学文庫
文庫 8
D 398
2





文庫 8  
D 398  
2

010190617993



坊淫小序

晉師伐戎獲女戎驪姬以歸戎未克而女戎克以  
克晉走三公子而奪其國命悲夫戎興於衽席禍  
慘於戈戟則人人能言之能信之矣則又人人誰  
能真信之誰能真畏之也禍水滅炎羊車亂馬牝  
鹿聚唐敗績相循千載一轍自萬乘以至匹夫甘  
心即戎而不戒於戎何哉舐蜜於刃見蜜不見刃  
矣遂免於險見兔不見險矣加以想念所持往而  
不返迷情所結繫而不脫此龐子坊淫所繇志克

晴  
侯氏曰  
坊  
淫



也。淫如水之浸物，然非極浸，積必不能滲入。故稱淫焉。坊如堤之捍水，然非極堅固，必不勝汜濫。故稱坊焉。或曰：饑思食，壯思室，非人情乎？獨奈何？其不情也。余應之曰：情則情矣，縱情殉慾，不以禮節之，是謂戎馬生於床第，而引兵自刑也。德之克戎而無，即戎自有廐子之言在。至於卻想釋迷，則又坊淫中之要旨，而金城在我矣。姑未竟其說。

江東崔攄撰



七 克卷之六

坊淫第六

淫如水溢，以貞坊之，作坊淫。

淫者何樂穢娛而不自禁之勢也。心盲不度，輕變無恒，急趨如崩，縱已情惡。口口厭德義及身後之事，皆從于淫之惡。百爾納曰：邪魔攻道念，其車孔多。淫車為一，豐食飲華衣裳，閑而多寐，念擾易熾，四輪也。事順物裕，兩馬也。怠悞苟安，三僕也。淫欲心火也。此火一發，善念德願義行悉燬焉。其薪酒食。



其談倨傲。其燦熾言。其煙穢名。其燼惡疾矣。火初發。雖微。忽之必至大烈。最難撲滅也。淫欲之初。魔陳汚象。我乃動念。動不亟抑之。則動欲。動乃樂。既樂乃行。久則習。則自誘。則置羞。置則增護。則伐。既伐則難採矣。諫之則怒。聽道言則厭。視義行則譏。猶腹實羶穢。遇嘉味。俱厭不欲嘗焉。經曰。好色者。聽智言則厭。擲之背後。故以道義語淫人。猶以珍寶置豕前。必踐汚之。

淫慾始甘。終苦。魔欲惑人。露其甘。匿其苦。爾欲勝魔。則深思其大苦。始可辭目前所獻微甘。色榻加曰。淫樂無可

重不稱人性之尊貴。徒以賤體而致携多穢汚。一息遺終身之憂耳。一人多年堅坊淫感。以保童身。忽憶淫樂。謂必大美。既試。嘆息不已。曰。以瞬息之穢樂。貽終身之憂悔。易童身不可補之至寶。嗟乎。

淫色者。如狹口之井也。入易出難。初意可鑿嘗而後已。不知未試。發微易敵。既試。發猛難敵矣。故自德墮淫者多。自淫遷德者寡。如魚入筍焉。其入甚順。出乃甚逆。萬入無一出焉。豕墊於穢泥。聽庖豕之聲。則駭然暫起。聲止則忘而復墊焉。墊於淫者。聞淫之汚。且害。口口之怒。受地獄之殃。則醒然暫置。小頃淫欲復發。遂忘而復墊焉。



古有賢人盛德。顧化者甚衆。獨一好色人。累々勸誘。不能化之。或問曰。惡人多可化。此獨否。何也。答曰。焉有腐物可以鈎致者哉。人犯他罪。不必有儕侶。犯淫者。多有儕侶。邪魔以此誘一得二。故甚喜為之。他情欲。特喪心德。淫情既盡。喪心德。又喪身福。毀名之高。殺力之強。變顏之美。致躬之惡。疾。槁幼年之丰華。速耄老之黃耆。鈍心靈。闇聰明。所入於心念。所發于言動。無非穢穢。勿論德行。一切良業。益學。悉廢焉。故曰。喪身福也。既喪身福。又消家財。諺曰。腹虛色寒。故肆於淫色者。必肆於食飲也。自喜人美。又願人

主及天神。能見爾乎。奚不尤羞而舍之哉。古有淫女。蠱一賢人。答曰。必欲爾。共向市中作之。女訝曰。市中衆見。不耻乎。賢者曰。爾慮市中衆見。耻之乎。曷不慮冥中天。主見罪罰之乎。不能忍耻。而能忍罪罰乎。女亦悔悟。棄淫守貞焉。

若盎。西國名賢也。□□賜之大能。服邪魔。四遠被魔者。來祈拯援。邪魔無不聽之。一人為魔所憑。賢屢命之去。弗聽。俄有一少年來。魔見之甚怖。悲哀而去。異之。問其為人。及今來意。答曰。弟子無德。獨早歲發志。欲遁世隱居。純心修道。事上帝。自知非謝形樂。不能也。故矢絕情。



慾保完童身矣。既而親命強醮焉。初婚之夕。勸化新婦。與我同志。并居十餘載。相視如兄弟。內不起慾念。外不作慾行也。近約分別各脩。弟子乃來。從初志。棄世來教矣。賢者嘆曰。夫婦少年共居。而心形俱淨。勝居猛火聚而不焚也。若此潔士。當彼污魔。能無避乎。

鳥獸無靈。而情慾有節也。雌雄牝牡。交合以生子。繁育種類。故恃用正色。不論媼妍。孳尾之時。浹歲一過。猶為貞潔矣。獨人類者。□□予之靈心。付之理銜。使御形欲。合義則縱之。否則控之。顧自倒置。使形欲反御。而為主。靈心服從之。嗟夫。水本滅火。猛水微。不惟不滅。乃益其

以我為美。必將麗服芬芳。喜妝鬪飾。用物必侈焉。故財者熾淫之薪。諸如此類。遽數不終。財雖厚。不速罄哉。故曰。消家財也。既消家財。又損人威重。凡人一有淫念。必且目恣汚視。耳放污聽。鼻縱污臭。口肆污言。戲言其笑。輕狂。其四體恣觸穢娛。動靜悉戾于正焉。

妨人之智行。亦莫如淫情也。凡知者之行。必踐四級。而後成事焉。一謂明照。明照者。明所欲行之事。合義否也。淫情突如其來。撼心最急。適爾而往。迷心最深。不使見實義矣。二謂量議。者。既明合義。因而斟酌就之。淫情著中。不容更出他念。急赴之。如隄崩水溢。不遑徐議。



也。蓋淫心身無節度。安能以節度御之。三謂決定。者酌議以後。審實應作。淫心急趣。汚樂既不見義。安能決定于行義哉。四謂命令。者既定于義。申命行事也。淫情傾消。心剛。令柔。佺如女婦。故悉奪其恒心也。夫淫欲喪德。妨智廢良業。損身亂容。匱財而人不知避。哀哉。

淫念淫行。苟非大穢極醜。云何人。以為耻乎。聖百爾納勸一好內者曰。向我前且弗敢行。向□□及天神前。必敢行哉。爾將行淫。必求隱屏。不令我知。若知我伺爾。必甚羞而舍之。夫爾縱不見□□。不見天神。豈不明知天

熾。水反為薪焉。靈心目能以理坊淫。第淫深。駕之靈神之上焉。則此心之聰明智慧。悉合以籌策其穢行惡德也。既不坊淫。反益智巧於淫焉。如鷲鳥愈捷。愈善搏矣。嗚呼。爾有尊貴美懿之靈神。與天神類。有賤微鄙陋之形軀。與地獸類。舍被德義之清樂。而取此觸罪之穢娛。非□□賜爾能為天神。而爾自甘為禽獸乎。禽獸雖蠢。疑有險。必舍其樂。餒虎見餌。疑阱必棄餌矣。饑鳥疑羅。見粒不下。人明見大險。地獄永殃之阱。不知舍其淫餌。好色之人。不愚於禽獸乎。海國捕猴者。鑿椰一孔。裁容入手。椰瓢甚甘。猴特嗜之。入手其中。摳取滿握。不可



出。終不釋手。乘是獲之。好淫樂者。以滿握自禍。至死不悟。不舍焉。斯亦握椰瓢之類。而遺魔獲者乎。

人盡知德之美且益。第以為無樂。故畏之避之。亦盡知淫之醜且損。第以為特有樂。故甘之從之。不復知此正邪魔欺世。陷人於萬罪之巧計矣。形軀者。人之卑分。其樂鳥獸樂也。靈心者。人之尊分。類天之神。形軀行污有樂。而。行德無樂乎。果爾。是明使人淪欲厭德。豈上帝至平之義哉。亞利斯曰。人心各向于吉樂。特形軀之樂。見易亦易得。人遂向之。而妄謂樂。不復知有靈心之樂矣。天審味之甘苦。宜聽之身強者。豈宜聽之身病者。惟

善人能為世儀。欲辨樂之大小真偽。亦宜聽善人定之。淫者。善人不以為樂。獨心病趣淫之人。以為樂。何足憑哉。饑渴形虛也。德與智乏。神虛也。身食飲而飽。神心積德。增智亦飽。夫心向德智。深於身向食飲。德智為物。亦清且寔於形物也。身飽於蔽賤。猶樂。心飽於清美。不樂乎。無論他樂。為上帝絕淫樂之樂。尤大於淫樂矣。矧蹈仁義之樂。與夫心淨身貞之樂。與夫望天堂。見上帝。接天神及諸聖賢之樂。與夫上帝日所賜度。修者不可言之大樂。固非世所謂樂者。可擬其萬一也。故曰。世間有樂。獨淨心得之。得嘗此樂者。遂以世樂為大苦。悉厭棄



焉。色。擲。加。嘗。謂。好。色。者。曰。我。勸。爾。絕。色。守。貞。豈。欲。爾。無。樂。正。欲。舍。爾。微。且。污。之。樂。易。爾。大。且。淨。之。樂。也。正。欲。樂。生。自。爾。常。永。無。涯。勿。索。於。外。與。物。同。盡。正。欲。食。之。於。清。泉。勿。食。之。於。汗。涼。耳。况。狗。淫。者。必。有。罪。在。憂。慮。必。隨。之。故。雖。備。得。世。間。人。所。爭。羨。者。亦。不。能。安。享。其。樂。焉。夫。德。自。有。大。樂。爾。不。覺。焉。何。也。形。樂。德。樂。相。反。相。滅。也。爾。溺。於。形。之。穢。樂。焉。能。知。德。之。清。樂。乎。且。世。行。初。暫。甘。後。永。苦。德。行。初。暫。苦。後。永。甘。爾。一。嘗。初。行。德。之。微。苦。遂。以。為。苦。也。畏。之。避。之。不。猛。於。進。安。能。至。其。境。享。其。甚。甘。永。樂。哉。古。賢。有。言。爾。欲。行。實。樂。期。緩。隨。在。勞。苦。後。勿。亟。取。

在勞苦前

身。貞。心。貞。乃。為。德。身。貞。心。浮。非。貞。德。乃。貞。貌。矣。且。淫。翳。矣。經。曰。凡。視。婦。女。而。願。之。其。心。已。犯。奸。矣。絕。色。豈。遽。為。德。乎。絕。色。者。志。克。已。戒。形。娛。以。感。□□。潔。心。脩。道。事。天。主。還。償。前。罪。之。責。乃。貞。德。大。績。也。□□。及。天。神。重。之。邪。魔。畏。之。若。絕。色。以。期。盡。年。保。身。者。縱。非。罪。亦。非。德。也。特。自。愛。之。情。耳。以。此。故。絕。色。者。即。斬。淫。行。豈。斬。淫。心。在。淫。罪。小。在。若。絕。色。釣。名。圖。財。則。以。一。惡。攻。他。惡。舊。惡。不。除。而。新。惡。加。矣。又。有。人。焉。心。慕。貞。德。而。恒。起。淫。念。未。能。悉。制。既。不。勝。其。繁。興。以。為。貞。德。非。已。所。能。守。旋。復。自。



棄服於淫欲。此尤非也。夫初發之念。是不在我。雖聖賢難悉免之。又非我所能豫坊。不為罪也。淫念動。我或樂想之。或欲從之。乃成為罪焉。若不樂不從而惡之。敵之。豈惟不損貞德。其貞德彌堅。貞功彌大焉。古有人學道。志欲守貞。淫念繁生。其師賢者。問之曰。爾願我祈□□。除此念否。對曰。否。勿祈去之。惟祈賜我坊勝之德力足矣。問故。答曰。德不受攻。將不欲鬪者。不欲建功受賞矣。

他情攻我如讐。淫情要我如友。他情以苦。淫情以甘。故于敵為勁。其害難悟也。他情外來。淫情內出。我此身形。自

為其媒。其攻最繁。夜眠不已。誘惑于人。極易極衆。欲保貞德者。先須讐視本形。若欲守貞而厚養身。是毆犬而投以肉也。凡邪魔以傲妬貪諸情攻而不勝。以淫攻。鮮不勝焉。世人不染他惡者。尚多有之。不染於淫者。幾乎。故淫為邪魔巨網。世人幾為羅盡也。

夫向色之心。與我生俱。我此本身。□□所賜以育子孫。傳生人類。□□所為。事必有節。從節則善。違則惡矣。一夫一婦。正也。外此萬狀。悉皆邪淫。若心樂想之。身行之。則違正犯罪也。上天之樂不得。下獄之苦不免焉。經云。行淫者。無分於□□之國也。不特爾也。夫婦之欲。亦有節。



焉。志為生子。行不過當。則正。志為樂邪矣。或曰。我有正  
妻。弗敢外淫。一賢者謂曰。爾家釀不可醉爾乎。

淫罪多端。男淫最大。我西國。凡罪皆名。以其罪。獨此罪者。  
名為不可言之罪。于此罪。行者污心。言者亦污口矣。罪  
惡。上帝悉惡之。而惡此罪尤甚。經云。殺人淫男。二罪。恒  
呼天求罰也。蓋乾男坤女。是為生理。一夫一婦。是為人  
道。淫女者。滅人道罪矣。淫男者。反生理罪中之罪矣。女  
淫。以人學豕。男淫。豕所不為。更下焉。經記昔有瑣奪馬  
國。地豐饒。用力微。而生產裕。其人富厚。優閑。恣于男色。  
上帝久族之。不悛。屢戒之。不聽。故厭惡而約罰之。經曰。

瑣奪馬人。劇惡於□□前。□□亦曰。瑣奪馬惡聲日大。  
其罪特重。吾欲降視之。釋者曰。此罪甚大。聞者怪異。難  
信。故□□之言。猶若未信。欲降觀果否也。此國之中。有  
一賢士。名曰落德。□□遣神促令出境。遂降大火。草木  
室屋。人畜鳥獸。諸物。頃刻煨燼。從此至今。三十餘歲。地  
不生寸草。山石尚存火跡。遇火輒燃。惡臭不可聞。海不  
生纖鱗。名為死海。風中人。輒生諸疾。我西方從此傳  
知男淫之罪。上帝深惡。重罰焉。爾犯之。而上帝未遂。降  
殃。詎寬爾罪。正候爾悟改之耳。不悟不改。積怒甚矣。經  
云。勿謂我已犯罪。今患何在乎。上帝雖整忍。必有時而



報。目下之遲。卒重補矣。

淫念初發。力微。以善念亟坊之。易勝也。兩情相反。人心不能兼懷之。善念在淫念無自入矣。有賢者曰。我一覺此。汚類欲扣我心門。亟入心內。闔戶扃待之。援善念一為輔。枝柱之。彼來扣。答曰。室中有他客。不并容也。久扣不闕去矣。夫他情攻我。迎敵之。其力愈消。易勝。却避之。其力益大。難勝。淫情反是。迎敵之。難勝。却避之。易勝。何故。淫念如火。人心如薪。相適而不熾。得乎。敵來攻我者。遍體不潔。我力能勝之。亦不與敵。恐染其汚也。淫欲者。渾皆穢。即之而不染者。鮮矣。豈可與近敵乎。他情攻人。

更諦思美惡。更起人憎淫情攻人。更諦思之。更起人愛。故守貞者。淫念裁萌。亟以善念背之。弗敢徐思其惡。恐以增其烈焉。列陳將鬪。知我士卒有謀叛者。交綏將倒。戈必不復鼓行矣。理淫敵也。淫來攻我。心欲鬪。形軀將叛我。外向。同力以扼我。豈宜與鬪乎。

有賢者箴其徒曰。淫情攻爾。恃已德力。必難敵之。恃□□之能。祈求默佑。又如心功。乃能敵焉。尚心功如何。曰。□□之佑。恒切求之。自心之功。淫念方芽。輒思曰。我心則□□所樂居之處。道德之宇也。我以淫欲汚之。□□必去之。道德盡亡。而向來行善之功。績悉虛。我曷堪以穢



樂微賈。易此至寶。貴重物乎。不息。則默想我神升於天。堂。視彼光耀。蠲潔。見□□。接天神。暨諸聖賢。大榮甚樂。自謂曰。我行淫。□□暨諸神。俱厭我。惡我。不得入此享。此。淫欲奪我。此大福。豈不甚可憎哉。又不息。則默以我心。下於地獄。目視彼處。猛火巨殃。耳聽彼受淫罪之悲哀。忤懣。問之曰。所以受此罪之樂。今何在。必曰。淫樂一息而亡。應淫罪之苦。永劫不消。自謂曰。我不辭此樂。不能免彼苦。深思此地獄之火。甚易撲滅。淫火也。古有賢者。淫念勃發。恐力不能敵之。自謂其身曰。爾欲行淫樂。先當自試。能當地獄之火否也。以手置火中。蹙灸。不堪。

痛楚。曰。既不堪微苦。豈宜行淫樂乎。淫念頓亡矣。又。不息。自視己身。次及于死。曰。死期有時至矣。今樂死時必憂。將來之日。所必悔之事。今日豈可行哉。又神往故人。之墓。思爾往日所識。頗享世樂者。今皆臭塵濁泥。復自謂曰。此人。往日在世如我。來日在墓如彼。身形及其美懿。逸樂萬狀。悉若是而已。何足重哉。又不息。身形不從理。則宜視加蹇。驢鞭策之痛。自刻責。減疏其食飲。增其勞苦。拂其願欲。用以抑強坊邪矣。意辣少時。淫念時起。自怒其身曰。此驢也。欲爾勿啼嚙。不養爾以菽麥。養爾薦草。加爾重任。使爾饑疲。思食思憩。勿令飽佚。而思。



騰擲矣。自此恒負重任。或怪之問故。答曰。我勞。我者。聖法蘭濟少時。自天守貞。一日不堪淫念。搏為雪丸。裸體置之。謂其身曰。此大者爾妻也。小者爾子也。今而後。當勞勤育養之。蓋以雪之寒。滅淫之熾也。從是以後。淫念不生焉。或問之曰。夫子不慮傷生乎。曰。擇害取輕。以免大害。

被理斯。西國賢也。一日天神以事顯象。與同行。道遇死馬。賢者掩鼻過之。神問故。曰。不勝其臭。神曰。我此不覺也。小前遇一人。鮮衣美飾。芬香郁然。神掩鼻速過之。賢者問故。神曰。淫人也。不勝其心臭。

西有少年。風貌甚都。覺淫女之說已也。私念曰。我貌美。恒誘人思淫犯罪。何自得去之乎。遂懇祈天主去之。頃之以病眇一目。人不復顧之。甚自喜焉。夫姿貌之美。非不善也。又非我所自為也。是□□之賜耳。賢者恐害己之貞。以及人甚畏之惡之。矧增偽美以誘人視。啓人淫心哉。

古有修士。一日見美女盛飾者。後其象貌恒著骨中。不能遣之。越數年。女死。遽往求見之。尸已臭腐。而未斂。以巾染其腐血藏之。每淫念動。即嗅其臭。自謂曰。爾昔所視美女。今者臭腐若此。淫念頓息矣。聖尼勤卧畧曰。凡能



坊淫欲者。莫若深思所愛人死後何如矣。  
守城者。無急於守門。守貞者。無急于守耳目。耳目門。輒關。  
內德易泄。外惡易入。謹守之內。美無由自泄。外污無由  
自入焉。亂德之念。由輕視而入。累年之績。由一覽而墮  
者。可勝計哉。人情相染。多緣于視。見彼怒。動我怒。見彼  
憂。動我憂。見彼淫貌。動我淫心。見彼尊。難安我卑。見彼  
富。難忍我貧。見彼安樂。恨我勞苦。類然。夫人所自有之  
邪情。猶不可當。矧又以視。因增他人之邪情哉。  
古者賢。屢覺輕視之害。曰。我目奪我神心。聖若白亦曰。我  
與我目自期矣。勿視童女。此言何謂。恐輕視之後。強嗜

所視焉。又期辭視之樂。免輕視之罪。憂矣。故所不當欲。  
俱不當視。不視之。尚易。視而不欲之。尤難。我不能自禁。  
已目勿視。既視。安能禁念勿思。心勿欲與。

介達者。早歲修道。矢志守貞。目不視女人。或譏之曰。子竟  
不視女人。恐一視。即流汚行乎。答曰。否。盡其在我。不輕  
視。自絕罪端。□□必佑我免之。不盡其在我。而自納於  
險。□□乃棄遺我。自陷於罪。不亦宜乎。

德默者。國王也。有兩寵臣。未既其心。令傳語其后。其一還。  
王問曰。爾視后何若。對曰。傾城傾國。絕世獨立。其一還。  
王問如前。對曰。王命臣傳語。弗命視也。徒聞其言。亦溫



惠矣。王大喜。厚賞任用之。謂先一臣曰。汝日不負。汝心亦爾矣。遽遣之。

一少年嘗淫于色。後悔之。欲絕其端。屏居精修。數年而歸。有先所識女。遇之途。怪問曰。我昔年某。不顧我何也。答曰。我非昔年某矣。不顧也而去之。

賢者撒拔。授徒甚衆。恒訓之欲保心潔。減淫念。必勿輕視。一日偕問下一少年同行。遇一美女。撒拔欲試之。遽曰。此女若不恥者。國色矣。門人曰。女故不恥。曰。爾未諦視耳。門人曰。我視最審。流眄特美焉。乃責之曰。爾未能禁目。安能保心。禁不使出戶者。兩暮。使肆不輕視焉。

夫視女人。動淫念。害貞德。况狎昵之哉。鹽以水出。沈水則消。男以女生。狎女則迷。雨與土。兩淨物。合則成污泥。男女俱善。相近則污念穢行。俱易發焉。

聖亞吾斯丁不肯與其妹同居。或怪問故。答曰。來訪妹者。非我妹也。貞士非徒須斬淫行。亦須斬淫疑。

袵服者。傲之旗。淫之室也。非先輕心德。必不重為身飾矣。故外飾明微。內傲服。美明微心淫。美衣者。不止動我淫念。亦動視我者之淫念。不止令已犯罪。又誘視我者犯罪。人罪由我。不悉我負乎。故鮮衣盛飾者。聖經謂之鬼。



一人鮮衣盛飾。而問道于暗弟。卧不應。問故。答曰。爾問無與爾事。何應為。又一少年鮮衣問道。答曰。我尚未知爾男邪。女邪。何用答爾。天主貴爾。自賤。□□賜爾為男子。爾自飾為女人。

西王物斯罷。則官一少年入謝。被服鮮華。加薰香之飾。王大怪。詫之曰。曾不加葷臭。遽奪其官。曰。爾身甚飾。爾心必甚穢惡也。且柔弱如婦女。足當我任使邪。

賢人多瑪。見一女子。勞於修飾。曰。□□若不念爾勞而報爾以地獄。真負爾矣。爾飾身以大勞。顧市得地獄。肯用其半以修心。乃可得天國矣。

### 貞德

貞者何。絕淫慾之願也。其級有三。下。則一夫一婦之貞也。夫婦特行正色。而不過節。身心言行。皆絕於非分之邪欲。是也。中。則鰥寡之貞也。一配既均。其一守節。不復嫁娶。向後身心言行。并無正欲。是也。上。則童身之貞也。從生迄死。時時刻刻。心潔于色願。形清於色行。是也。聖經列其功報曰。守一夫一婦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三。寸。守鰥寡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六十。守童身之貞者。其報如種一而收百。

貞德之美。已試者難言。未試者難悟。蜜味之甘。未嘗者。豈



知之。然思婚媾之勞苦。聊可測貞之安樂也。經云。婚姻非不善。第婚姻者。必須膺肉身之大苦也。古賢有言。我儕愚矣。我未婚時。竊意婚姻縱無他樂。形軀必有其樂。既試之。乃更得形軀之多苦多慮。尚有何樂乎。人一娶。遂拘攣。不能為自身之主。而為妻子之僕役。賢婦最難遇。近之不遜。遠之則怨。中國聖人亦言之矣。當其生子時。母必屢膺大痛。子生母死。是失妻之憂。消得子之樂。子既得。則乏子之憂已。而得子之勞始矣。養之護之。惟恐其遇病遇患。而復失之。于是乎有子之樂。與有子之苦。常參半焉。若其偶死。則數載劬勞。愈增憂痛矣。或子

而免犯淫。然慾情之火。以正色之行。不能抑遏。將彌益其熾焉。雖行後暫伏。其再發尤猛矣。亞利斯多曰。向慾之心難熄。彌狗之彌益之。迨其既衍。即懵昧理心。侵褻行善之力矣。故縱慾于正。自寢增力。而漸趨于邪也。此人之日所目見。何待論哉。守貞者。正邪色俱絕。是斬慾根。慾心偶動。不即狗決。不用此發重難熄。乃緣是益輕益易止焉。夫邪情之中。莫如慾情難勝。人既以貞勝之。求勝他情。有餘矣。諸情之垢。既滌。內心乃燦然粹朗。故道德之精微。天事之奧妙。俱能洞照。莹然濁潔。此中為一小天堂。□□最喜居之。聖經中真福八端。其一曰。心



淨者乃真福。為其已得見天主也。  
婚姻者。心牽于多願。折于多慮。道德之事。俱不暇計。且厭  
之。貞者。心盡。竣世樂。世慮。一心以修德。事上帝。故易造  
聖賢之域。聖亞吾斯丁云。貞德令人辭多歸一。此一者。  
則□□也。其美善無極。其福無涯。我今盡心力愛事之。  
善莫大矣。後得見之。所享福樂。茂以加焉。  
聖盎薄削曰。婚姻滿世界。童身滿天堂。生子者。增人之數。  
守貞者。增聖賢之數。其益於世果孰大乎。婚姻人事。貞  
德。人上之事。非□□之祐。人力不能自造焉。賢者徹辣  
滿云。我自知貞德。非□□賜我。自不能造之。是故恒

女既多。患無資以衣食之。嫁娶之。或積得大財。又患無  
子以遺之。是此之願望。為彼之苦患也。或得賢子。患其  
蚤死。或生不肖子。又患久生。隨婚娶之患。豈可盡計哉。  
婚娶者。自目擊之。身負之。待我。更僕數乎。夫人為上帝。  
為道德。負勞苦。之中。參有大樂。勞苦之後。又望得  
大報。故其苦輕焉。若夫勞苦為身世。勞苦純全。又無所  
望報。不甚重邪。守貞者。所辭則身穢。且微娛也。所免則  
身之大苦。心之大憂。既辭此微且穢之樂。又享心清之  
樂。貞德之安。且自得為主。貧亦一身耳。易救有患。一身  
耳。易任。而又有大報之望。斯其為福。孰大歟。故先嘗貞



樂而後娶嫁者鮮矣。娶嫁而後憾其先失童貞者甚多其人也。

凡蔽人之性靈。令厭真德之嚴修。莫女色若也。人上有天神。人下有地獸。人有靈心如神。有形軀如獸。吾居其中。其所行動。順靈神。則類神。順形欲。則類獸矣。形欲之中。色慾尤穢賤。鳥獸微蟲俱有之。故人彌行慾。彌謝人性之尊靈。而彌近禽獸之蠢賤矣。以是心也。求明道德之理。求悟大事。如鷓鴣鳥之目。以視日光。非獨邪淫。正色亦然。譬如忿怒。不問合義與否。其渚人靜心。埒也。色無論邪正。其昏人靈心。亦埒也。是以婚姻正禮。特令人可行。

祈求焉。聖亞斯丁云。愛讐。心謙。及童身。此王德者。獨我。□□真教中有之。外此。徧閱諸國所稱聖稱賢之書。決無此蹤跡也。况其人哉。□□未降生而諭世人之前。世上人特知有婚。不知有貞。得子為天祥。無子為天殃。天主降生于世。以童身之母而生。已又守童身。且宣貞德之美。貞德始興于世。凡尊從□□聖教之地。守童身之男若女。遂多有之。其視貞德重於身命也。若遇守貞而當失命。寧失命。必守貞矣。若舍□□聖教。而從他教之人。決無生平守心與身俱貞者也。勿論他徵。即此足證。□□聖教之獨真矣。



聖瑪爾丁與其徒同行野中。先過羣豕踐扣之土。次過畜  
牧羊牛之土。最後花草叢茂無物害土焉。聖人曰。豕扣  
者。比淫人。邪魔全奪之矣。畜牧者。比婚娶人。女婦消之  
矣。花草盛者。比童身人所受於□□者。全存不傷。故全  
美焉。

聖經云。天堂無交婚。乃人既升天域之後。蠲潔如天神也。  
夫他人升明天而後得之。貞者在幽世而即已得之。居  
于肉室而不染于肉慾。何異已出此世而移居天域哉。  
居于污世。負向慾之軀。視聽誘慾之事。恒當邪魔之慾  
惑而心潔形清。與天神曷異耶。矧天神者。無形。其貞。性

貞也。不足為德。寓於明天。恒對□□。其貞無與為敵。譬  
故不足為功。夫貞人必克本性。犯世俗。敵邪魔。貞德乃  
成焉。斯之為功。不以大乎。但大功非大勞。不成貞。為德  
最美。天帝及天神俱重之。邪魔俱畏之。然而難守焉。身  
貞。豈足為貞德。心貞。耳目貞。言貌貞。衣貞。牀蓐貞。乃足  
為貞德。缺其一。餘俱險矣。非恒祈之□□。警視本身。攻  
邪念。窒邪欲。絕女人。遠淫人。時操益業。不使優閑。必不  
能久貞也。故貞德如玫瑰花。香味最美。而生棘中。欲享  
其味。勿避其刺。

貞雖難守。第人思□□所備。酬貞之報。亦不難守矣。身命



雖長。必有限際。保延壽命之願。令世人辭慾守貞。而天  
上壽無疆之願。不能令修士絕慾守貞哉。經中□□謂  
貞者曰。爾勿言我枯樹矣。我定爾寶座於我城中。賜爾  
名甚美於有子者。是天上國貞尊於婚。貞者報大於婚  
者報矣。聖若盜。□□曾令見天堂受福人。有述天主者。  
其懿美光耀燦朗無比。聖人異之。問為何人。忽聞答曰。  
是者。童身不受。女污恒從。□□夫貞士懿美光耀。天堂  
之域。聖神之中。焯然顯著矣。矧於暗冥之世。罪人之中  
哉。

貞德者。既令靈神光昭於天。亦能令形軀死後馨香不朽

於地。我太西從□□聖教諸國所屢見焉。不獨死後數  
日。亦有數百千年不朽之童身耳。夫貞德不啻延身壽。  
保身之強。且令死軀馨香不朽。令心恒保淨樂。增功德。  
益天報。令人見愛於□□親重於天神。尊敬於世人。為  
報不亦重乎。而何得不以守貞之直易取之。

或云。人俱守貞。不婚。人類不滅乎。曰。勸人娶一。猶費說詞。  
何煩過慮耶。倘世人俱守貞。而人類將滅。□□猶欲生  
之。必有以處之。且生人之類。有生必有滅。亦始終成毀  
之常也。若得以此終。以此毀。幸甚大願。徒恐求可幾耳。  
貞人者。邪魔甚瞋恨之。此亦足徵貞德之至美。且大功也。



西有名士目幼守貞。邪魔深忌焉。四十年攻伐弗克勝之。後乃稍變。爾時在人入城。日暮就路傍廢宅宿。深夜有羣魔入中。一巨魔據高坐。覈諸從魔功績。差等之。或曰。我曾令某所人作亂相殺。或曰。我曾鼓烈風壞海舟。沈其人或曰。曾誘人行盜竊劫掠。各陳所行惡狀。巨魔俱以為懈怠。切責之。最後一魔曰。我曾以淫念誘某貞士。逮今四十餘年。不克。昨更竭愚計誘惑之。乃得視家中一童女。手拊其背也。巨魔踴躍而起。獎其功。勸令更盡力。無弁成勞。宿者不勝怖懼。審畢。魔散。厥明。往見所謂貞士某。具告之。貞士乃深悔。更加精進。遂辭家。弗敢

與女人偕居焉。

則祭理亞。西國聖女也。少時矢志終保童身。既而親命嫁焉。初婚之夕。謂其婿曰。我自幼誓存童身。天主賜我一天神嚴守之。爾欲壞我。必被戮矣。婿曰。我不見天神。不爾信也。聖女曰。爾欲見。當純誠奉敬。□□歸從聖教。除除心愆。即見矣。夫悉如其言。□□賜見焉。異其懿美曰。天神之尊。□□遣令下世。以保護貞人。其重貞德甚矣。遂與婦共約。終身守貞也。自後。天神恒以竒妙花為冠。冠之。終歲香不滅。色不槁。獨夫婦兩人能聞見之。他人莫聞見焉。



婚娶正議

或問余曰。貴國婚禮如何。曰。敝鄉十國之俗。皆以伉儷為正。上自國主。下至小民。一夫特配一婦。莫或敢違。婦沒。得更娶正妻。不得娶妾也。曰。禁娶妾。必有明據。願聞其義。曰。凡直物。自為己之繩也。猶尺度焉。兩端與中。參相望。則直。否者。曲矣。若他物。絜之直尺。乃知其直曲焉。天主自正直無曲。萬物。皆如其本性。亦正直無曲焉。夫不靈之物。各存其性之本直。天恒旋地。恒靜。火恒爇。萬類盡然。故恒保其精美。獨我人否矣。天主表我于萬物之上。賜我理性。付我本心之權衡。令自能伏形。

組當作祖

欲循善。避惡事。上帝建功德。以蒙美報。乃反據其本性。靈明。用以縱欲而犯命。即上帝所賜直性。不悉悖乎。萬方萬古。一切賢聖教訓。帝王法令。無非削揉其曲。令歸本直也。即教訓法令。必也。合。生人之原規。乃善美。否則醜惡矣。夫天主經典。悉載初造天地萬物之真說。云。開闢之時。既造成萬物。乃造一男。名亞當。一女。名厄穢。為人類宗。組。謂之曰。爾夫婦二人一身。所配。人不分之。夫開闢時。人類之始。生育最急。何不以一夫配多婦。令速生。乃特以一夫配一婦者。明徵。伉儷為正禮。此即生人之直道。其外萬收。悉皆邪淫。



即人自生曲矣。故上帝甚惡之。夫人生之初。世界空虛。  
□□且不便。犯一夫一婦之正。今人充滿世界。而反以  
一夫配多婦。為不犯正。不大謬惑乎。

夫物生之性。自向於精力不足。生者稍劣矣。人類男精於  
女。故論生人之性。男多於女。縱不多。必不少矣。今使一  
男配二女。必也。三分生人之率。而男一女二。可也。過二  
以上。即男生當愈少。女生當愈多矣。苟為不然。不將使  
世有曠夫。而無女可配乎。失一正配。即失多子女。是害  
人類也。且凡男。各望有子。又各有向色心。人人不異。不  
能得正配。必恣奸淫。恣奸淫。必生爭訟鬪亂。而犯刑僂。

夫令人恣奸淫。生爭訟鬪亂。而犯刑僂之道。可謂正乎。  
或曰。若每男各娶二女。則然。但今娶二女者。不過數人  
耳。何足大亂哉。曰。我豈論娶者多寡。第論理之是否。苟  
一男娶多女。果不犯于理。衆人行之。一人行之。等耳。苟  
衆行而生亂。明徵犯理矣。犯理一人行之。可乎。

夫女性易怒。易妬。多疑。多慾。爾既娶妻。又娶妾。若愛之勝  
於妻。妬爭計謀。不息矣。縱不勝於妻。而妻愛以分。故減  
愛。減亦生妬。即妾及妾之子。及爾俱被妻憎焉。是令妻  
犯憎妬之罪。令妾及其子。俱受妬妻之害。畜復讐之志  
也。妻恃尊。妾恃寵。兩不相下。其亂不已。兩婦為讐。兩婦



之子。豈得相合。是一家犯罪。悉由爾。之負罪不已。重乎。爾娶一妾。而父子夫婦兄弟。三大倫俱廢。尚曲解為不犯正道哉。

夫結夫婦。固密於結友。兩人結友。體貌不敵。不成為友。矧夫婦哉。故曰。妻者。齊也。明敵體也。欲妾則妾。是婦非爾婦。乃爾婢。爾非其夫。乃其主也。不齊不敵。亦已甚矣。天主經中有言。婦不為自身之主。夫為其主。夫亦不為自身之主。婦為其主。婦從非其夫。則悖婚配之禮。故犯奸罪。夫從非其婦。詎不亦悖婚配之禮。而犯奸罪哉。夫。令人結婚。欲夫婦得相眷顧之益也。其一病。其一

事之憂。則慰之。有子。共養之。教之。夫積。婦藏。有子孫。以遺之。假使一夫而有多婦。豈不睠顧。分則必消。婦各私聚。以遺其子。將必竊。凡教孩幼。大半由母。眾婦之子。教亦廢焉。幼稚之心。如新瓦器。初盛之味。或甘。或苦。一為所入。洗滌甚難。爾子若女。從幼至壯。習耳習目。更有何事。父好惟色。母爭惟色。欲其真心。不亦難乎。

凡牝不能自養子者。必牡佐之。皆以一配一而已。試觀鳥生子。一覆翼。一求食。更分其任焉。惟牝自足養子者。乃無定配耳。夫人有子。衣寒食饑。備其用物。教之義方。疾則療之。不肖督責之。壯而家之室之。皆父事也。母不能



及此。非獨子矣。并妻之養。亦待于夫。是夫子子。有父之責。于妻。有夫之責。其配一之義。祕物類不尤切哉。

夫女人嫉妬。忿怒諸邪情。其殺最猛。解之最難。欲強其合理。又難。故曰。與配悍婦。寧配虎狼。一女足亂一國。矧多女一男哉。古賢有言。人一度海不足異。再度異矣。人一婚不足異。再婚甚異矣。故婦之險。無異風波也。加當賢人亦曰。使女人可免。則人之念慮動行。可效天神矣。故女人正為難免之害。一之謂甚。而可再乎。是以萬國聖賢。明於道德。為世表儀者。非存童身。大約先與女絕。其心清貞。其見愛於天主最深。其見道行道如神。其動人

化人。照臨萬世之功。乃成焉。

或曰。人有子。娶二婦。淫罪不免矣。若正妻無子。將恐滅祀不孝。為求後而再娶。似求悖也。曰。否。夫死。婦不復嫁。雖無子。國主旌之。國人誦之。婦雖無子。夫不復娶。人亦稱為義夫焉。有人因慕貞德。欲存童身。以清心修德。事上帝。將訾其不孝耶。抑歎其能克己守貞耶。歎其貞必矣。夫貞德萬端。皆自相結和。不得相反。因守貞德而犯不孝之罪。必無之理也。今人不守貞。豈為求孝。正惟德力不足守貞。故竊孝名。以飾淫心。假不孝罪。以辭恣慾之罪。况人即得子。未必是福。因不肖子而陷於禍。且覆宗



者。何可勝數。故經云。與其遺不肖子。無寧終而無子也。爾子賢不肖。爾既不能豫定。而何望之若是急乎。且子之有無。不徵爾之善惡。亦非爾不能免之物也。得子。猶得財。得命。世福而已。以正道得之。乃善美。而為我榮也。以邪道強得之。正為我辱焉。語曰。不可為小惡以成大善。矧因得子之小益。犯淫欲之大罪哉。人無子。豈必皆由婦。亦或由夫。女人之性。弱於男。其望得子。顧護之深。于男。今因未無子。而婦欲嫁他夫。必以為怪。因婦無子。而夫遂娶他婦。獨不以為怪乎。一身而兩自。一首而兩身。其為怪何殊之有哉。

古賢以是勸人。存妻去妾。其人曰。理雖正。妾我弗能免之。賢者曰。爾弗能免妾。天堂亦能免爾。

或曰。此理實正。第妻齊妾接。我國古人多行之。我踐其故。輒亦可乎。余曰。中國所稱聖賢。縱有多娶者。亦非中國所聖賢。所以為聖賢也。置其所由稱聖賢之德業。而特稱其多娶。斯果摹聖賢之行耶。抑飾爾恣欲之愆耶。中國所聖賢。而娶一婦者。亦多其人。盍視此之貞。以益爾貞。而獨視彼之多。以增慾乎。我西國上古。聖人娶二妻者。亦有二三輩。緣爾時人少。□□欲興其家。蕃衍其子孫。以廣傳聖教於世。又知其德清且堅甚。必不因多而



淫。故寬娶一之經。使得娶二耳。是古聖配多。非經也。權也。其所以然之故。亦至重不輕矣。且非已私意。乃奉天命。命。詎可行其權哉。行之免得罪於上帝乎。上古以後。聖人更多。皆尚貞德。以是守已。以是訓人。其德比前人尤著。人亦無不信從其訓焉。至□□降生後。四方萬國所出聖賢尤多。其慕貞德尤深。不獨守一夫一婦之正。乃并不嫁娶。終保童身。故其清德茂勳。不止於已。又及於人。不止一世一方。乃暨及於萬世萬方焉。

七克卷之六終

### 策怠小序

甚矣西士之好學也。惜時有鐘誌刻有畧寐而將興有鐸以寤之官而就寢有默以告之乃至朝祀晝考儼乎其若臨若翼也。晦明禪復確乎其自規自證也。如是進德如是修業真存惟恐失之之心乎。波亦學吾孔子之學者耶。又何其類也。嗟乎。為山掘井。要於昏成。鼓之舞之。使民不倦。蓋自吾羲皇孔孟氏垂訓至今。所以策天下後世之怠者。至矣。盡矣。乃龐子復引申而觸類言之。緒可思而意



可繹此非言之無補者也語曰千里之行始於足  
下未昏坐而至焉者果有良馬鞭影一息千里者  
乎即不煩策可矣如其蹇乎疲乎負棄而竊銜乎  
逐水草蹈禾稼而傷人物乎似此類者即操箠而  
時刻痛策之咄咄何傷哉

江東崔曄撰



七克卷之七

策怠第七 夫西人未大西人因會士麗迪我讓上帝

怠如駕疲以勤策之作策怠

怠者何。德行之厭憂也。恣諸欲自諉不能善無恒毅。須暇  
閑遊。多寐。皆其支也。淫慾。饕餮。盜竊。妬嫉。戲言浪笑。惡  
謀。訕誹。諸情。皆其流矣。

凡物。或無生無覺。如日。或有生無覺。如草木。或有生有覺  
而無靈。如鳥獸。或有靈而無德。如凡民。或有德如聖賢。皆  
足策我怠。激我勤也。日無生無覺。當開闢之初。命



之。晝自東而西。夜自西而東。日終古不違。不息也。今日  
盡日行。明日復然。聖亞吾斯丁謂修士曰。日已興爾。尚  
寢寐。使日能言。必曰。昨者我勞疲於爾也。今我作爾息  
耶。不媿歟。

有生無覺之物。如草木。者。初生微眇。竟致鴻鉅。或經  
寒暑摧折。風雨飄搖。或采掇華實。剝斷條幹。迨至其時。  
芽蘗華實。宛然如昔。且有加焉。未嘗怠干本事矣。觀其  
耿末。孰信鳴鉅。睹其孳藏。孰信鮮茂。然而不覺致然者。  
積漸故也。夫物固未有忽然底極者。凡大事嘉績。上帝  
不欲忽成之。必繼之難難。事成彌艱。人視之彌重。守之

彌謹矣。亟成者弗良。者必弗亟成也。獸逾大。孕逾久。  
成長逾遲。致大者蔑弗小。致安者蔑弗危。怠者豈不願  
豎丕續。成大美第。并其欲。且不欲之。將不行而至。不鬪  
而勝。不滌而淨。不造而成。不求而得。豈能就哉。欲行德  
者。必遇敵讐。必遭窘難。若爾勇者。遇艱苦。增膽力。以勝  
之。可也。事惟初難。稍習則易。剖核之堅。食仁之甘。是以  
世間善事。非中心優裕強毅者。悉不能成之。矧克已積  
德。攻天國最難事哉。凡害成事者。莫心亟若也。語曰。歲  
克一欲。夙致心淨。心亟者。不能徐埃漸積。尚未肇始。輒  
欲見終。亟造弗獲。自誘不能。因生怠棄。事全廢矣。



意西鐸。西國名聖也。少年好學。而資性魯鈍。以為憂。俄視井幹堅石。綆跡甚深。自謂曰。石性甚堅。綆甚細。以積漸能深之。雨滴無力。密落鑿石。我性雖鈍。恃□□之祐。祛怠執勤。豈不能練精之。以此一念。痛自激發。漸致盛德。大學。當世莫或勝之。

有覺無靈者。如蟻經云。爾怠者。盍視蟻。盍思其道路。法其智慧。無王。無師。無帥。夏時知斂藏。夏後之食。夫人情長。老師稚幼。以為辱。矧微蟲耶。聖經令師蟻者。何蟻行悉足。愧怠者。為勤敏者儀也。夏時收藏。示不失營業之幾也。先備異日之用。示遠慮備豫之智也。為物微眇。取義

于謙。愈謙。愈智也。棄浮蕪。取精穀。稱其淨潔粹精。能別實虛。棄取之也。群蟻相助。示其實行仁愛。非虛言也。往來不絕。示其恒毅。作業不息也。嚙穀之芽。俾不萌生。朽壞。示能豫絕險幾。訓人克己去私。無滋蔓也。陰時匿穀。示無益之時。斂藏德美。以避失墜也。晴時曬曝。示有益時。顯明其善德。用以觀化眾人。令讚事上帝也。身負重任。示其慈愍。不辭勞罷也。共收共用。示其公共。不貪不吝也。蟻行若此。全美矣。其行之也。無主帥可從。無師傅可習。無刑戮可畏。無賞賚可勸。我儕有本性之靈。可用。有上帝之默牖。可據。有先聖賢訓箴。實行可聽從。有地



獄之永殃可畏。有天堂之永報可望。而頽然自廢。坐失  
今世積德立功之幾。不思將來之患。不欲當目下暫時  
之微勞。以免身後永世之苦。不甚愚哉。經云。怠者。爾寐  
何時止。臥何時興。暫臥暫寐。而貧匱輒迄。如郵置窮乏  
逮汝如嚴裝之士矣。蓋言怠者。若內若外。德財俱乏。今  
世後世。窮匱速至。有速如郵置。不能避之。且復強至。如  
嚴裝介士。不能敵之。

世之人。勤敏於俗事。亦甚足媿。我之怠於天主事也。世人  
勤名利。圖安樂。靡所弗至。不惜勞苦。不計歲月。至其行  
德致道。事上帝。遇微勞。輟之。遇他務。奪之。非甚暇。本欲

廢。不能營他業之日。不舍之。高賈梯航。遍山海。蹈水火。  
走天際。逃貧趨富。求以護命。因而失命者。甚衆。度海之  
舟。九沈一浮。彼九者。不足懼。沮之。此一者。願足誘動之。  
以大勞致微樂。以微樂又屢致永年之苦。殫竭既久。得  
聚財忽死。遂不獲整享之。我儕以微勞能致永年之樂。  
費一而得萬。力微功鉅。勞暫享永。尚懶營之。彼就死而  
勤且樂。我就命而怠且厭。彼勤於損。我怠於益。不甚羞  
歎。聖亞吾斯丁云。吾能激發一切修士之心志。令愛重  
永存之命安。猶世人愛重暫且速過之命安。甚幸矣。人  
之大情。與其失命。寧失其所由存命者。與其富而速死。



誰不擇為丐而且生。疇聞此時渡海可不死而須暇之疇  
諾之欲不死。須營業造作任勞歷苦。而不甘心為之。天  
主所命尊行。以得天國。常命永安。其功力微。且易造。而  
我惰從其命。猶不謂怠乎。

古今聖賢德士。事上帝。建功積德之勤敏。勞苦。敵邪感之  
勇毅。甚足警我怠。勵我勤也。凡聖賢修德者。皆日敵邪  
魔之誘惑。煽惑。忍小人之忌妬。謗誹。譙譏。當疾病匱乏  
之患。克性欲。不從己之勞苦。及□□之嘗試。輕世俗。食  
飲薄陋。少眠多醒。少笑多哭。痛自刻責。仇視其身。謝世  
娛樂。輕身命。重道德。恒泣悔所犯過。羞媿所未行善。故

實修之士。其勞苦無輟時。經云。凡欲以仁心事天主者。  
必受苦難窘迫也。

中西罷爾西國。有大臣。甚富。僕役千人。國王寵異之。但王  
甚信神佛。此臣甚信□□。不相入也。王強之背□□。禮  
敬神佛。不從。曰。臣今日不忠□□。明日安能忠大王乎。  
王大怒。藉其財。褫其爵。置於溷室。使守駱駝。奪其妻。嫁  
廝養卒。竟不為動。為□□安然忍受之。越數年。國王偶  
遇憐之。還其舊職。榮福倍昔也。王曰。我厚遇之。若爾。必  
若我命矣。又強之如初。臣輒解其寶衣。指之王前。曰。為  
此衣也。以棄□□。臣必不能。臣還王衣。王還臣駱駝矣。



王益怒。復廢之。

上古有大王納部郭者。實有傲德於京都中。范黃金為已象定期。日令都下士民萃於象設之地。樂作皆伏。抑投地誓。類一如彼國事天之禮。此意直以□□自恃。恐國人不盡從也。於旁作大窳熾火。其中有不如命者。遽投之。國人莫敢不從。獨達尼亞納亞雜三少年盛德之士。弗聽也。王召問故。荅曰。我輩天地人物之主。眾所宜最尊者。惟上帝而已。大王為此正僭其尊位。罪大矣。臣不敢從。王之亂命。王何恠焉。王大怒曰。我命於大窳。誰復爾救。耶荅曰。特□□欲救。則救。縱不我救。亦不敢從。王

于僭□□之命矣。王遽命投之。並入大火中。行立自如。身體衣服悉無燬焉。王甚異之。自承其罪。遽毀其象設。歸依□□上帝。虔誠敬事。且命自今以後。屬國臣民皆歸依奉敬之。聖賢敵難之勇。修善之勤。忠於□□道力。堅固若此矣。與今稱修道德士者。遇微窘難。小阻險。遂廢然而怠。於道德違上帝。星淵哉。

生人至寶。無貴于時。凡物皆不可為我物。獨時實為我物也。怠能奪我時。豈細故淺害哉。經云。我子。爾時勿付之。酷仇。謂空費其時者。用之非義。無益心德之事。皆以其時付予人仇之邪魔也。夫時為重寶者。何故。物少為貴。



時已過不可返。未來不可求。惟得目下此微息耳。不甚少乎。况物無有疾過迅行如時者。既過百年。一刻均焉。將來之時在前。人視之最長。既過而在後。必視之甚短矣。且雖百歲之壽。以死後無限年視之。尚未足一息。况為長哉。物價貴賤。宜憑識此物者。若聖賢德士。皆視時為至寶矣。色擲加曰。知時。近死。而以一日之時為可論價者。豈智哉。昔賢每聽定時鐘聲。即反諸己曰。天主定我生期。今復過一時矣。以此念自策其怠。激於善行也。且勿論聖賢德士。惟論地獄中受難人。使可望得在世時所妄費片時。以悔改其惡。求赦之。以免彼所受永

苦。雖盡易諸世間珍寶。盡受世間諸苦難。必以為甚易大樂矣。今人所賤。莫過于時。不計時以營事。惟求事以消時。惟不悟罪惡須改。善德須行。天堂有大報。地獄有永殃耳。哀哉。色擲加云。縱年歲甚長。非甚善用之。必不足當所當營之業。矧修費之以營悖德之事。無益之學哉。故齋財小人之罪。嗇時君子之德也。

古賢自記云。一日默思死後之事。忽聞人聲最悲。問之。為誰。答曰。地獄中受苦之靈神也。所苦難甚眾。獨妄費生身之時。至為痛恨。此念苦我最甚矣。□□賜我時。以行善。改惡。建功。可並聖賢天神于天堂。可免此大苦於地



獄。我悉空費浪用之。今欲得片時。萬不可得焉。嗚呼。彼冀望而不能得之。我輩得之。弗知重之。忘用之。蓋畏異日欲用而不能得乎。得重寶棄置如礫。既盡失。乃識之不亦晚乎。經云。凡爾手所能為。即為之。爾所奔赴。瑩城無功。無智。無計也。

夫時悉。□□惠爾。終身罷勉事之。尚不足耐。矧即用之以行非義。悖主命哉。聖百爾納曰。時刻慎勿輕費之。虛言。虛行。時蜚不還。上帝所賜以行善建功。虛費之。□□必嚴鞠致罪焉。職業盡心力為之。猶不足矧。怠於今日之業。須暇之。并他日之職業並圖之。及足乎人之命。時刻

而已。失時者。失命也。生也者。逝死之道。年歲愈長。道愈短。盡用之事。上帝行實德。學正道。則以今世之命。續身後之命。永永不既矣。怠於善者。身後之命不能享。今又妄用其時。故天主奪之。如栽樹者。久待不實。必曰。此久妨地矣。不摧之為薪乎。是以怠人者。今世與後世之命并失焉。

夫成就萬事者。恒毅心而已。怠能奪之。故事敗功滅。前業悉廢矣。海舟經歷險遠。及岸而沈。向者之勞。全歸無益也。人之功德。善始未善也。善終善也。終身之榮。不勝一卒日之辱。一卒日之辱。足勝終身之榮。終年之惡。足消



于一末日之善。終年之善。足喪于一末日之惡。一生之業孰為急。非終日之業乎。事不竟。微獨墮德棄功耳。辱乃滋甚焉。爾初室。工半而止。不令人譏曰。此夫能始之不竟之乎。經云。凡柔折於業者。與自毀其業者。兄弟也。何也。柔者業未訖。先止。以與日毀業。曷異哉。怠者行而不底。種而不獲。戰而不勝。食而不飽。勞而無成。邪魔誘人於他惡。必獲陳列寶甘。以為餌。乃能鉤致之。怠者否。無繩而抱之。無鑄而扃之。途平無阻。視皆荆棘矣。獨以虛怖之影。自局焉。無警而徒畏。莫逐而空走。故屢被克於無有之敵也。

夫怠者之心。甚分。故其願履善業。不能恒久如一也。覺御心有微勞。則遣之。隨欲肆游。無顧焉。譬如海舟。一師寐而失舵。隨風行動。無刻可同。怠者之心業。欲和于一。猶膠破瓦器。不得堅固。隨復散焉。爾欲為勤德士。先須遠惡就善。次縱事不惡。須離小就大。次縱事善。須離多勞一。者何。□□也。色榻加云。凡如意不如意事。皆以不平心遇之。則輕心之旗耳。終日一額。生平一面者。正智也。特務一而止者。甚美矣。非大智。疇能之。我儕無不怠。故多變。昨日所識人。今日尚誰何之。兩日如一者。鮮矣。爾修道。欲試實有所得。視爾合已與否。視今日之念。與



昨日之念異同與否。安者不移。倏積倏毀者。倏改方為圓。改圓為方者。明徵怠惰不固於善也。醫方云。始服有効。進用之。必瘳。日誓新善。不如守已誓之善。毅然進于所始之善。□□之惠也。日易方。正邪魔之計。奪心之怛。毅及德行之益耳。君子慎擇。而得。務握固。恒守之。勤修之士。豈惟定心於一業。亦宜定身於一所也。身不定於一所。心難定於一念。一願矣。怠者不能奮然克己。以致心安。而易處求心安。正猶身疾者。易處而求愈。恒益疾耳。爾求安。在易心。豈在易所。諸所自携。易所終在。何益哉。今此所累爾者何。舍爾舍彼所。易此所者。是也。非

謝心所居而安焉。豈能致爾樂邪。行方以消心。任而心任以搖。易更重也。譬舟中物。定在者為累。微傾倚無常者。展轉積聚。使垂沈焉。爾所由易所者。病故耳。以數易所。願增病能除心之病。隨所皆安樂矣。木數移不茂。方石自安。誠德自靜。定身於一所。正實德謚心之印證矣。是以欲知此人安樂與否。勿問其所何如。惟問其人何如。既定身所。又宜謚肆獨居。色擗加曰。爾問何當亟避。余曰。衆也。吾實知我性靈薄弱。出時所獲。旋時未或全存也。先所已靜。有所復渚。先所已克。有所復旋。嗇。淫酷傲諸



情皆尤深。惟居於衆人中故耳。鮮德未固於道心。須別異之於流衆矣。人之情苟衆所在。則超越而從之。視人之淫吝。皆大有所害。柔靡好燕樂之友。漸消我勇毅。富隣煽我貪。縱令心淨。交一惡友。必染其惡。况衆所衝逆之心。又何如乎。爾非效法之。必憎怒之。兩者須并避焉。勿因其衆而效之。亦勿因其異爾而憎怒之也。走通衢者。必觸多人。或俾隕越。或尼其行。或點汚我衣。交于衆者。疑碍必多。或招尤。或虛我所望。或阻所之。或遲所得。事悉非如意也。

經云。治其地者。飽其食。狗其閑者。居其貧。又曰。怠者曲手。

而斃其肉。曰。與心苦而兩握盈。不如一噉而靖安也。怠者不欲以微勞求得所須。自贍而以饑渴消其肉。猶自食其肉耳。國有敵寇來攻。人寧恒鬪。不甘屈服。怠者無勇以敵邪魔之惑。過欲為苦。而以曲從邪魔之誘感。屈于諸欲為靖安。豈非諸罪惡之奴哉。

夫閑暇。怠惰之密侶。諸惡之母也。邪魔邪感織欲之鵠也。鳥生以飛。人生以勞。造物之主。鳥傳之兩翼。人傳之兩手。一也。鳥飛。弋人何篡焉。搏乃援弓射之矣。水沸。蠅去之。溫且寒。則就之。流水生嘉魚。潦水生蛙蛇。室曠易朽。罇克於美液。惡者莫能入之。萬物盡然。人營業時。邪念



無所自入。故邪魔去之暇時。乃就而煽惑焉。傷其心命。虛其功德。亡其天報矣。聖協落尼曰。使邪魔來時。恒遇爾營業。古賢有言。務業者。特有忌勞。一邪感而已。閑居者。邪感百種。并來攻之。瑣奪馬。中西國上古名城也。天王嘗降火。悉燼其人物。聖經解所致此大殃之緣。一為飽飲。一為閑暇。被阿。小國王也。遇數人閑居。招之曰。爾儕無穀。以種乎。無牛以耕乎。我予汝。勿肆閑也。或問故。荅曰。以過其邪心。何者。居多暇。恐有惡謀亂畧也。語曰。人無所造。則學造惡。故閑人。惡人。一也。辣則德國法。凡惡事。根究無主名。游閑者當之。一以令人勿閑。一以示

習閑暇者。諸罪皆可疑焉。怠者好閑。又耐閑。故以閑為樂。復以閑為憂。既樂且憂。遂蕩於萬欲。經云。怠者手不欲作業。故終日戀欲。目欲視虛事。口饕食飲。舌好多言。耳貪讒誹。體戀淫慾矣。夫閑者必致匱乏。恣欲必須厚費。詎能不流於貪婪竊盜哉。又必恣寢寐。其寐非作業致疲。乃閑厭飽飲自廢耳。故非勸者所憇之席。乃死者所藏之棺也。經云。營業無論食多寡。其寐必甘。當者之飽。不使寐矣。夫耳目口鼻。皆節於聽視食齏。即寢寐亦節。其中念象亦清潔矣。怠者之耳目諸官。皆恣於行。其寐中之念慮形象。能無穢



汚乎

或曰。我事甚繁。無畧刻暇。而邪念穢欲。不獲衰止。何故。曰。世之煩勞。□□以為甚閑。明目人。不見實理。謂之瞽。世之智慧。□□以為愚。煩勞於世事之人。□□以為至閑也。譬諸兒童。以竹為馬。泥為室。跨馬造室。自視甚勞。不獲閑。人視之。不甚閑乎。凡造作事業。非向于□□。及顯□□之榮名。及身後之永命。非益己德。乃益他人之德。雖世俗以為大事急事。真智人視之。亦皆兒童跨竹之類耳。矧□□及天神乎。人擇術。所須視者三。其一。善也。善業雖多。但以克人欲。修

正道。事天主。務豫備身後永年之事。至為急也。其一。有益也。務閑事以除閑。不甚可笑乎。能消此日之憂。致此日之樂。未遽為益業也。業既畢。必遺益於心德。增我實學。乃足為敵閑之益業耳。其一。不奪心也。內業者。本業。德士瑩精圖之。其于外事。借心不寄心。即務外行。無傷內心。恒懷向□□向道德之真慮耳。雖息於外務。不已於善慮。謂之靜謐。弗謂閑暇也。此則息於外務之為至務矣。聖亞吾斯丁云。獨暇者。能識上帝。非懈怠之暇也。靜謐之暇也。智者知心力愈折愈微。愈無專故。恒圖減外業。以增內業。聖百爾納曰。我獨居時。乃最不獨。何也。



獨居則寂於外務。善慮道願。益密益純。我心怛偕□□。詎獨乎。

夫邪感猝至。扣我心門。此時敵之。其去甚易。更增功德。火則稍向樂之。未從也。此時未成大罪。不免為過失矣。決則喜而從之。乃成大罪焉。勤者甚急於守心。邪感至門。輒閉不待。輒力敵之。邪欲如慄。偶爾一發。輒撲滅之。不及于熾。故我此心。反淨於邪慮邪欲也。怠者不守心門。心門恒闕。邪感一至。輒入。覺其險。乃始敵之。甚遲矣。勞若既倍。勝負莫必。如敵至門。輒閉拒之。防守則易。竦既入門。圖欲鷗之。其不尤難乎。巨石在巔。安置甚易。既始

崩隕。後欲止之。不尤難焉。是故怠者之心。大罪難免。縱或不犯。邪念穢欲。將必甚稠。過失甚多矣。

夫怠者之害。遲<sub>上</sub>遷善。其一也。經云。勿遲<sub>上</sub>歸依□□。勿須暇。竦其怒。輒至。行罪日壞爾矣。人壽之期。悉由□□。非人可為。怠者須暇為善。姑諉於異時。似彼年壽。天主悉託令典司之。聖百爾納云。愚人未來之時。□□既不令爾自主之。何故豫妄分排。如屬爾物乎。所賜時。妄用之。以得罪於時主。而尚望其長。爾望不甚虛耶。蓋尤畏其速絕乎。經記有人甚富。一日自謂其靈神云。我靈神業聚得大財。足多年之用。今靜矣。食矣。樂矣。或聞有聲



曰愚人哉。今夕取爾命。爾所備誰得之。故經曰。爾不知爾主來時。爾恒便侯之。不宜乎。色搦加亦曰。爾不知死刻何處侯爾。處處侯之。不甚寧耶。修士先竟其路。而片時。俟死期至。則善矣。恒備以待死時。雖忽至。不為不虞也。我曹生命。大半空消於須臾。是以當事業中。而忽屆死矣。

亞爾色。古名聖也。□□賜之真觀。世人之情。初見一人盛水于罌。罌此入彼出。織悉不存。天神解之曰。是為行善于此。造惡于彼者。善行所積功德。旋以惡行毀敗之。次見兩人橫抱一長大木。欲入□□殿也。而爭先莫肯後

進。並不能入焉。示傲人者。皆不能入天堂也。次復見一人。操薪累積之。既積。欲負以行。覺力不及。姑置之。復採而益之。天神解曰。此則急人之邪情。罪惡甚多。覺今難克難改。姑待來年改之。而其間又益他罪。增他惡。後欲改。不愈難哉。故明日一言。正鬼魔之言也。爾有惡未改。有善未行。立時肇業。成功甚易。須後更難也。何者。一罪之重。必垂心于他罪。今日不能明。明日安能久。成若性。習貫自然。疾老難瘳。惡舊難竄。溺罪彌深。帝祐彌絕。帝怒彌重。行善彌遲。疑碍彌多。罪惡注心。恒有所害。心力日衰。心明日昧。心欲日恣。心記日鈍。累年重結。非大勞不



釋。積歲順欲。非大苦不脫。宿負能即償。而須異日者。明  
徵不肯償也。事能即行。而須暇者。是明徵不欲行耳。  
夫善德之修。特其初難。其難也。亦非德難之。我性邪情難  
之也。稍務克已。邪情漸融。德路日開。德行日樂矣。早年  
修詣者。情欲之根。尚為未深。擢之甚易。為善享樂。尤永  
久焉。壽命甚長。愈宜善也。爾藏酒愈多。愈願其嘉。不幸  
而敗。愈多。愈惜。早年為善事。上帝則以爾最殆。美奉上  
帝。益嘉之。厚報之。幼壯回過。老耄而後思善。既廢于  
世。始思循德。則以清美奉世事。魔以查滓奉事上帝。詔  
曰。一往千里。一返千里。又離於道。非久難還。幼壯年之

行。悉皆德違道。老耄不能行時。欲即還之。曷能迄歟。壯  
年行惡。而行善推遺於老時。猶得珍器。將貯美液。先且  
多年。用貯穢污。不甚愚乎。色榻加曰。修德宜如行路者。  
出門遲。非疾行不詣也。夜臻旅館。諸便悉乏。夫移樹。矯  
幹。調馬。治疾。防敵。涉酒。諸凡及時。須作之事。稍待他時。  
必廢之。小樹易移。細幹易直。待既成長。而後思移之。矯  
之。非妄耶。教老馬。藥痼疾。待敵入城。毆之。酒既酸。而涉  
之。不甚遲乎。

涉大海者。知順風將至。又不知何時至。即於未至時。豫備  
所用物。可也。待既至。揚帆捩舵。乃始備之。不晚耶。防敵



者待敵既至。屬甲礪刃。得不受傷。將朝王。竢登座而製朝服。能及見王哉。備死後永年之事。生人至急矣。豫備者為大智。死期已至。靈神欲行。邪魔來肆攻。上帝泣聽訊鞠。始求正道。行善備德。克惡悔罪。祈上帝。豈不甚難哉。善營事者。事急先之。事緩後之。心德及身後之事。最急矣。最後之。可謂智乎。近死之時。阻碍尤多。身之疾病楚痛。妻子之依戀。世事之別離。所犯罪惡之畏慮。死後訊鞠及求殃之怖懼。皆擾我心最深。臨終之時。邪魔之攻伐更堅。心慮更昧。歸善改惡之意。豈易至哉。况人隨所種。必以是收。生種罪惡。

死時收靜慰。至難矣。生恣世樂。死後收安樂。必無之理也。生忘天主。死天主使忘已。生時簡忽天主。死時天主必簡忽之。經中天主自云。我招爾而爾逆我輕。忽我勸責。爾死我亦笑爾。灾禍倏至。爾求而我不聽矣。是以目下期暫狗欲。享世樂。而後棄世。勤於修道。以昇天堂者。譬猶猛暑際。行路者。逢樹蔭。赴就之。解囊暫憩。稍寐。當速行。不覺迄晚。不寤此時奔走。入城門已闔矣。

敝國一商人。鳩聚數載。積財甚豐。或問何法致之。荅曰。非義之財。不使入我門。今日所能造。不待明日。自所能造。不委他人也。能用此三箴自修。必於暫時。可就大德矣。



今世人甚勤於俗事。甚怠於善德。其故有三。一則心無主。可敬從。一無道可履蹈。一無罰可畏。無賞可望也。何謂無主。天地有宗主。人能識之。敬事之。即善有所趨向。有所據依。故行大小善之根。悉在信識天壤中有主。虔誠奉尊之。萬世聖賢行道德之箴。以事萬物真主為本。欲行善而舍此真主。善無根本。似而實非。或則微眇。無報於天矣。人心無主。如天無樞。舟無舵。進退無度。行動淆亂。無準焉。故不識真主。正為諸惡之根原也。經曰。愚者云。於心中。天地無主。遂朽腐。甚為可恨。無有一為善者。何謂無道。可履蹈。夫正道必出於□□。亦自趨向於□□。

也。弗知所從出。所趨向。安能知道乎。夫生人之亟務。莫如求正道。爾聚妻。求賢女。買田。求沃土。百凡世物。世事亡不求精良。盡其靈智計畫。不辭勞苦。不惜時與費。冀得之。獨求道。即否。無論善惡。不辨正邪。輒取之。物有真贗。盡意求真。道更有邪正。何不盡意求正焉。市贗物。則失微價。循偽道。則失上帝。失真德。失天報。失功勳。而終必不免上帝之怒。受永年之殃。所失孰大乎。

何謂無罰可畏。無賞可望。邪魔者。我輩之劇寇也。其計慮所向。全在喪人德。淪人於罪惡。其所用籌策。至酷者。在令人誤信善德。身後無應報。罪惡死後無罰殃也。聖協



落尼曰。我輩皆勤慎於小事。怠惰於大事。所以然者。惟不知實命實福所在也。聖經記世人言曰。人與獸。至竟如一。兩者之勢均矣。凡物絕息之理一也。人無加於獸。皆以土搏抔而成。卒歸於土。誰知亞當天下宗子之神祖之名上陟而獸魂下降。世人誤信此言。故恣於萬罪。怠於諸善也。見罪人犯科。不見即受罰。故曰。天地無主。為惡無損。不覺口口之待不亟罰。正為其弘量大慈。不急行罰待我悔改耳。非全不顧不罰也。夫德非大勞不修。人欲非大苦不克。應報之望。增力以勝苦勞。此為修治進德之途也。除應報之望。更有何法以勵衆善。警衆惰乎。工

人員繩墨斧斤。游行於市。問曷不作務。必曰。莫我鳩矣。居貨物。問此物曷不售。必曰。我待價也。人游閑不務德。怠於克己。惟誤謂作德克己有大勞。身後無報應之價。故沈溺怠荒。視忍受作德克己之苦勞者。顧為狂愚也。世有智者。魔或不能令信德行無身後之應報。則又設一策誑之曰。行善而望天報。此非德乃利矣。爾行德。不冀天報。不尤精美乎。此言似高遠。引人進於至德。其實使人離於實德。誘人恣行諸惡者也。何者。行德為德。此物此志。洵美矣。第非聖人弗及此也。即聖人之行德也。其大意悉為上帝。為德美。亦何嘗不望於死後之報。况衆



人乎。非望益。安能策息。當行德之苦。謝隨世之樂。非畏  
害。安能去惡。克己哉。今信有主。有報者。猶難勗于精修。  
况去主去報。欵是以德行所忌。惟世報之望而已。以德  
望報於世。德性遂虛。此真非德。乃利矣。若天堂正為衆  
人之本鄉。永命之所。天神及聖賢之堺界。人昇之。能見  
□□之本體。定於善。不能受害。凡人心所願美好。悉得  
于此所。上帝生人。令行善者冀望之。願得之。求就之。正  
大德耳。而反以為利。真邪魔欲令人溺惡。怠善之誣語  
耳。

夫邪魔陰網。非一。使人或脫于彼。復絀于此。曰。死後天堂

聖亞吾斯丁云。吾主為我。此賤軀。與以多且大恩賜。一  
至於此。如天地氣海。晦明寒暑。霜雪雨露。鳥獸魚鱉。草  
木。至備矣。所備於天境。聖賢而爾之所。又何如。圈牢中  
若此。多且厚。帝庭當何如。涕谷若此。大樂。諸樂之境。何  
如。今所并賜。仇者友者。若此豐隆。身後所特賜。友者何  
如。不信爾言。不從爾道。賜享天地間諸福。若此。所豫備  
以報信爾言者。尊爾命者。從爾道者。豈不充盛大無比  
乎。智者遇世之樂。不為牽動。但用以推思天上福也。富  
賈賣錢入市。或粥微賤物。目下輒償其值矣。若最貴物。  
所賣錢不足。約到家償之。世人之善德。眇小。其直輕微。



□□隨用世福酌之耳。誠心愛事上帝之德。其直重大。總世福不足酌之。德士亦視為簡賤。不願得之。其直則□□約死後全償於天堂焉。

或曰。向聞天堂地獄之說。竊謂此實至理。萬不可疑。又聞□□至言。極能策人於怠。迪人於善。弗敢不實信之。今世所由致疑者。為其特聞天堂為諸福樂所。地獄為諸苦難所。未知其福樂苦難之態云何。與世間福樂苦難。是同是異。世又特知能覺苦樂者。為有五官故。未知身內神靈。既離本形。不能視聽。與啖覺知。云何復能受苦受樂。又未知是身死後。尚能與神靈同歸福樂苦難之

境。抑既降於地。永久不能復作。若開釋此理。使人明悟。其實信天堂地獄之賞罰。因而行善改過。棄異端事天主。不甚易歟。

余曰。凡天主造物。各有所為。者。諸物所趣向。所急願望。得也。得之。即其本性之全福已獲矣。試如農夫耕田。何為乎。必曰。為欲令人飽也。則其終歲勤動。必趨於蹙足而後已。蹙足。斯耕之事異矣。□□所以造人。何為乎。則使之今生據所賜理心。善事天主。而後歸於天境。得見天主本體。享其福樂。以是得其性之全福焉。凡靈物所不願樂者。有願不遂。有所欲得。弗能得也。既得



則慰樂得彌大。樂彌廣。迨既全得其性所欲得。含容之量絲毫悉滿。冀望心。絲毫悉遂。斯為全慰安。全福樂矣。若所得福樂雖大。此外尚有美好福樂。可得可享。即覺所得尚有虧歎。欲兼得之。未獲滿足。所得安樂。不謂純全矣。

夫人有神靈。有形軀。兩相締結。成為全體。惟神與形。體性既異。作用亦殊。所享福樂。各從其類。身以形用。不能覺知神物。其所福樂。皆形福樂。不必盡暢於神靈也。神者神用。其所福樂。亦神福樂。亦不必盡適於形矣。夫靈神者。一身之宗主。其作用。則有明悟。愛欲。此二能者。實為

神靈之手足也。明悟者。審物理。辨事宜。別善惡之端。使人知所趨避。欣樂効動。以求實理。如水流行。常運不已。故稱神靈之足。運動之謂也。此為生人最要之能。最先之用。故人性所願欲。無急於明悟實理矣。既已明悟。願欲乃愜。所明彌廣。所樂彌大也。受欲者。愛惡異望喜怒也。既獲所欲。獲則安靜慰樂。享受之。如山屹峙。不復移易。故稱神靈之手。握固之謂也。愛欲者。本向于美好。便。既獲之。遂生慰樂。所獲彌大。樂亦彌深。愛惡之用。恒居明悟之後。明悟者。以為美好。順便。愛欲者。遂眷戀慕悅。幾欲獲之。如以為穢惡鄙陋。即增疾厭惡。趨欲避之。



二能既滿。二願既足。加之綿亘不已。則靈神所欲得者。既全得矣。吉福豈不完滿乎。

夫萬物之實理。與其美好。咸有限際。而二能之期願寬廣。明悟所能洞知實理。愛欲所能享抱美好。悉無窮竟。何由全得圓滿。不及該洞享受萬物以上無窮之實理美好。即萬物之實理既該洞。美好盡享受。曷能履足慰滿。其冀望容量之大哉。夫萬物不能慰滿者。獨萬物之主。為能慰滿焉。是以凡靈物之全福。非見享□□。不全完。聖惡吾斯丁謂□□曰。我主爾造我心于爾。非及歸爾。不能安靖矣。聖經謂天主亦曰。識爾及爾所使耶穌。

契利斯督。天主降生之名號。此則常生矣。蓋天主之聖性雖純一。而萬理精妙。萬物美好。既已該備無餘。其伸於萬物之上者。猶無窮焉。靈神既離下土。趨登天域。以神日照洞吾□□無窮之性體智能。以愛欲之。是為享受吾天主無窮之美好。則其明實理。享美好之量。悉盡。而凡其性所願明悟。所期美好者。既悉得該洞享受焉。人至于此。智福俱全。愁痛窮悲。種々禍灾。種々邪情。悉得離逝。念慮願欲。悉若帝旨。故其見享□□。無量時限。大定不易矣。其為福樂安靖。不至極全備乎。靈神既飽飲於真福。其光輝吉樂之末。因達於肉身。々々



之福。據其本性。亦備足矣。此非口舌可詳。今姑以世所謂福者畧喻之。夫外身精神強固。百疾不侵。氣度舒和。體貌麗美。內之神心。靈明睿知。事物萬理。澄徹會通。視聽言動。不為物引。克積於德。大定於善。加以富厚尊貴。顯榮安樂。此則世所謂身中身外。吉祥善事者。夫此種諸福。在此塵也。則整福也。居世之人。又僅獲其纖毫耳。在天。則永居天堂者。正得其真與全矣。蓋肉身一入此境。無受損害。常生不死。百體強固全備。四肢相攝。無餘無虧。發大光明。七倍於日。周旋六合。不待俄頃。透山入石。了無留礙。非若今之肉身。饑思食。渴思飲。寒思衣。

勞思逸。必有待而然也。若其靈心。親見天主。無窮能性。悉得洞曉。無復疑碍。大定於善。無復更易。寓於靜天。靜天之境。高峻盛麗。固非世主珍寶玩好。瓊宮瑤臺。所可彷彿。其萬一。與天神及萬世之聖神。相為伴侶。相為昆弟。相視相愛。如一身心。共是共非。共愛共惡。人所願。惟天主所願。分外之願。自不復容。自不復起。凡巨細願。無或不遂。有所欲為。賴天主之全能。無不能為。此其富足安逸。尚矣。居天堂者。皆是□□鐘愛之子。天神契慕之交。尊與榮。又孰大焉。

曰。凡人形軀既死。入棺入墓。腐朽無知。安能又受若此之



福耶。曰。血肉之軀。今雖速朽。歸復於土。亦有日復生。而與本神靈俱升於天堂。受慶福也。此則天主親言。不必他論。遽當實信。即以理論之。亦有確然義據。蓋靈神肉身。兩相締結。始成一人。凡二物相合。莫如靈神肉身。最為親切也。當其結合。惟恐相離。迨既相離。甚欲復結。以成全人矣。故靈神方孑然獨立。未合肉身之時。雖享天堂之榮福。然其性之自然。猶未悉得慰滿焉。□□許令一日諸神聖之神靈。與原身復結。滿其性願。受全性之榮福。不亦宜乎。凡謂善惡者。必曰人為善惡。不僅曰靈神為善惡也。故雖擇善蹈惡。原屬靈神自為主持。方結

合時。獨一靈神。不能自作。必藉肉身為助。故凡種善行。種惡行。莫非靈神肉身所共造作。褒貶賞罰。宜與受之。故知肉身必有時復生。而與靈神合為全人。然後或升明天。蒙為善之福榮。或墮冥獄。受行惡之殃咎也。況靈神本自向善。性締結於血肉之身。乃始誘役。而甘其穢欲。沉淪罪惡。故肉身者。微獨與靈神均惡。而更為煽惑之媒。若使靈神受罰。肉身蒙宥。□□至公至平之義。必不出此矣。

所謂復生之肉身。非□□更為造一肉身。乃與神靈原結合之肉身也。蓋人生時。靈與身共為善惡。故□□約令



復生之日。共受其報。是受善惡之報者。則其為善惡者也。本來肉身。與靈神同為善惡。今受報者。必當以其原身。苟離于原身。更造一身。而加之以原身所為善惡之報。此猶罰無罪。宥有罪。賞無功。棄有功。豈□□至公至平之義哉。是以目下形軀。雖或焚成灰燼。或朽成浮虛。化歸於土。□□自有全智全能。初能于無中造成天地萬物。今亦能於無中造成衆人之靈神。後于復生之際。取灰燼浮塵。變成人之原身。何謂不能乎。夫火能焚。人使為灰。土能蝕。人使為塵。豈造物者。不能以灰塵復變為原身耶。靈神不隨自朽。必謀肉質。然則如凡靈之等。

夫肉身復生。向後之事。悉□□自造之事。事由□□自造者。莫不致精致備矣。於是今生所闕損。一切皆蒙神益。增減適中。氣力狀貌。全獲壯盛。端嚴美好。□□又以大能大德。潤飾之。其最大者有四。一曰無損。謂一切病患。水火刀鋸。損人之物。不能傷之。六欲七情。絕無所撻。是故不能復死。一曰明光。所發光明照耀。日不能儷。一曰神速。肉身復生。非若今時重濁之體。無翼而飛。不行而至。靈神所欲。無論上下遐邇。肉身隨至。不待瞬息。一曰神透。一切堅實之物。悉能透達。無有滯礙。穿山入石。無之不可。聖經所記。大槩如此。其他□□所惠聖神之能。



德恩施。莫可數計。

曰。世人功德。必有小大。天報福樂。宜有輕重。受福者若各飲滿斟酌。毫無缺欠。曷分等級耶。若曰有分。則下者不足。不如上者之足。願望之情。奚能悉謝。曰。聖神功德。巨細不同。天報因之。但其功德愈宏。容含愈大。聖神受報。各稱其容。故品級雖殊。無傷為悉。皆克滿也。譬之巨室。家有多子。皆以寶錦。為其鮮衣。短長寬窄。合稱其體。而裁製之。長子之衣。既長且寬。其價必重。然其衣止合長子之身。若移于他子。豈堪者哉。亦必非他子所願望也。若地獄。與天堂正相反也。天堂安於靜。天九重天之上。最

為清朗。地獄置於地中最下之處。最污暗也。其苦難之態。固非口舌可罄其萬一也。凡□□所自造之物。如天如地如海。皆甚大甚備。皆足顯無涯之智能也。地獄之苦。及甚盛。義怒刑罰。亦用呈其無量之能。即甚大甚備。可知知己。地獄之苦多種。總歸於一。一謂覺苦。一謂失苦。覺苦者。寒。火。饑。渴。臭穢。暗冥。憂懣。與凡一切能致痛楚之刑。此顛之苦。地獄甚備甚大。凡世間所謂苦者。以是苦視之。悉不為苦。正如畫物與真物也。是以天主屢使人暫視地獄之苦。其人後遇世之。大苦。甚樂忍之。不謂苦矣。



失苦者。則失天主。及天堂諸慶福。永不復得之悲憂也。兩  
苦並大。失苦更深。譬之一人。今日盡勝服其敵。將立為  
大國之王。不虞偶以微故事。勢忽易。敵立為王。已又被  
敵束縛。加之大苦重刑。斯人之覺苦雖重。但其忽失大  
福之憂。慙更深矣。天世苦雖大。或有他慰。即無他慰。尚  
有。限之慰。地獄之苦。既猛且大。而又無限。入者知不  
能出。故悉無復脫之慰。而有永。不能脫之苦憂。地獄  
中人與鬼。使。許之一蟻。每年食海水一口。待海水  
食盡。地獄之苦亦殫。此望雖甚遐。然亦有時而至。亦足  
輕減其苦。但此微望悉絕。其苦憂豈不甚大無比哉。同

苦者多。尚足微慰。苦獨否。同苦者。相狠惡。視如冠仇。  
故彼之苦悲皆增我憂。而愈多愈苦也。此處之掌戮。則  
鬼魔也。其惡劇大。甚強有力。酷虐無比。其恨我人。顛最  
深。無絲髮慈愍。凡所能加。惟力是視。其所加苦難。又孰  
尚乎。受世苦者。知或憐我。亦當微慰。地獄中受苦者。無  
論。無涯之慈。及天神與諸天堂之聖神。悉不復哀  
愍之。即諸神聖視。至義至當之永罰。甚為樂矣。受  
苦者。復計前在世時。肯虛心求正道事。守其微戒。  
忍其暫勞。則能免此大難。復仰天堂。視在世所識人。以  
微苦致天堂無量之慶福安慰。更增其懺悔。是其苦難



憂懣。至純無纖毫慰樂焉。是其哀悲吁嗟。恚懣上帝心  
言永々不問焉。

曰。地獄中受苦者。其肉身亦復生否。曰。衆聖神之肉身復  
生時。地獄之人亦同復其原身。但聖神之肉身復生。遂  
升天庭。偕與本神靈同享福樂。而聖神之福樂。從是滿  
足。惡人不然。其身再作。更與原神靈同受永罰。其為痛  
苦。較前更甚。神靈受苦。既不能堪。惟求亟滅。而不可得。  
加以肉身之苦。實又更益之。安可謂生耶。生者動而自  
適之謂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謂之活水。掘地而注。更  
無改移。謂死水矣。聖神既在天城。凡所欲為。無弗能為。

應報。縱實有。我甞勉于善。必昇受之。今何必論有無。何  
必信望之。余曰。有天堂之報。真為善者。勒心事□□者。  
必昇受之。但不實信果有而望受之。必不能事上帝。為  
真善矣。又何以能昇受之耶。邪魔知人之情。不堅信望  
死後之報。即善德必不能毅然保存。故雖似令人為善。  
第令棄此信望。善德必并棄焉。夫死後無永報。天壤亦  
無主。若果有天地人物之主。身後必有善惡之水報矣。  
此則萬世聖賢共心語也。夫天地有上帝。為萬物共主。  
全能至善。誰疑之。則死後有永年之應報。亦豈屬可疑  
之理哉。矧此信望。能策人怠慢。激人精進。又何故不誠



心信望之。若曰。必待死後既親見。吾則信焉。則先失天堂之永福。墮地獄之永苦。而後始信。實有天堂地獄。豈不甚晚。信何益耶。

夫天主所備善人之酬報。非言可罄。□□聖經云。今世瞬息微眇之勞。所致天堂之福樂。無量數無期限矣。又云。目未見。耳未聞。心未思。□□所備以酬愛之者。或問一賢者。□□何物。賢者約締思一日。對之。既又約二日。次求四日。如是每倍之問。故。答曰。此事愈思愈覺。甚超人。力。故難言也。天堂之事。亦若此矣。但知一節之大。可測一人之大。諦思目下世事。亦畧可測天堂樂之萬一也。

大小之欲。無不必遂。如是無量。不計歲月。謂之常生。若夫不仁之人。既入地獄。束縛於萬苦之中。曾無轉動。自負痛楚。懇求減息。又不可得。願欲雖微。無一能遂。永。如是。雖有形質。不能滅亡。實為常死。曷為常生耶。

論勤德

夫人心如地。久不耕耘。必生荆棘。經云。我經怠人之地。荆棘克滿之。是以克己之業。須臾不可置。稍置之。則邪念及穢欲。群芽叢生焉。天心之邪情。方在世之時。誰能言已盡克之。悉拔之耶。爾勿自欺。絕者復芽。退者復返。減者復熾。曲者復伸。淨者復污。寐者復醒。一拔而已。豈足



乎。必須恒拔矣。惡樹雖以美枝接之。第其根幹尚存原性。豈能不如其原性發芽乎。故修士之業。惟逆其性。拔絕其芽。正其念慮。清其願欲。守其五官。此非甚勗於善者。豈能就哉。

夫世間所謂慶福。無論富貴安樂。才智道德。必須人自求索。乃始得之。無有自能求索人者也。故必由勤勞致之。怠者憎勞避勤。已失所為得慶福之因。何由得諸慶福邪。譬之一城。特有二門。彼為諸福所入。此為諸禍所入。汝恒閉彼關。此不令滿城皆禍災。狀若地獄。為可恨可避之處乎。怠者好暇。是闢諸邪念。回行所由入之門也。

憎勤惡勞。是闢諸慶福所由入之門。故諸灾福悉隨之。諸慶福悉避之。

經云。爾見人最於事業者。必當王而立。不小人伍也。千歲之前。大西諸國。未盡入□□聖教。有國主奉事神佛。而臣民多敬信天主者。有一王新即位。令曰。諸臣偕我事神佛者。官位如故。否。悉逐去。我特貫爾命。足矣。諸臣中。有不背天主者。皆棄位云。有戀官位者。內信天主。外若王命。向神佛拜禮之。王遽命去者。悉還官之。其外順王命者。盡逐之。曰。爾曹不忠于天地大主。而忠我乎。今向微利。棄大主。遇利。豈不棄小主乎。



天主視一勉黽於善之人。亦十倍重於善人而不勉者。經云。一罪人實悔痛其罪。轉化為善。天上之樂。大於九十九善人而無須痛悔者。何故乎。彼罪人自承為罪人。故切於痛悔。急於悔改。勤敏善行。用贖前愆。故上帝最重之。善者或自謂善。未或大犯。不急於精進。雖善。帝視之猶輕焉。譬有一卒。先怯敵。棄甲曳兵而走。忽返而力戰。勝敵。又一卒焉。不怖走。亦未嘗力戰。爾孰賞乎。有地於此。荆棘叢茂。荆棘既拔。復種五穀。生產亦豐。又有地焉。不生荆棘。而甚磽瘠。生穀亦薄。爾孰貴乎。是以一時勤敏。勝多年之善。千百善人。不務精進。并力祈禱。未感

主心。勤敏於善人。但一祈禱。即能感動。聽受開可焉。辟爾有百僕。其九十九者。慮主怒。畏主刑。弗敢犯大罪。但小過微疵。不務避之。大命不敢不行。但小命輕忽之。一者媚茲其主。雖小過。弗敢故犯之。雖微命。弗敢不尊之。自此之外。又伺主心所喜。雖大勞。悉務行之。使主智者。視此一僕。不重於九十九僕乎。此一僕者。有所祈請。其感動智主之心。不亦深且速於他諸僕乎。

善人而不勤敏于善。奚翅不能得所求。□□最深厭之。經中天主云。願爾或熱或寒。但溫不寒。熱始唾爾。熱謂勤敏於德。寒謂流溺於罪也。溫者不為惡。又不勤於善行。



取譬於水。或寒或熱。皆可食。溫水不寒不熱。難食。令唾耳。但溫者有二。從熱向寒。從寒向熱。皆經于溫。一過之後。非向熱。必向寒。不久溫也。人不日進于所當為之善。即所已為之善。必且日消矣。若曰。吾莫止於此善。不進亦不退。無是理也。一失于進。遂始退矣。夫天主豈願人惡。不願人善乎。善人而急于精進。必近於惡。從善墮惡。其復起於善。難於未嘗為善者也。故□□甚厭之。若罪人自識其惡。知其險危。畏恐大罰。今日雖惡。尚冀悔改。黽勉善行。急於精進。故□□不之棄焉。經曰。急使於使之者。如酸於齒。烟於目也。亡不輒然厭怒之。矧爾縱不

為他惡。特急於善。自足為惡也。爾有一僕。不竊不詈。不淫不誑。諸罪不犯。第終日游閑。諸務悉廢。爾謂善僕乎。爾不責怒之乎。責以何罪。豈止營業已乎。故他罪不犯。獨怠於善。必能令上帝憐恕。大降不祥也。故僅不為惡。不足稱善。先絕諸惡。復勉為善。乃足稱善焉。

夫□□者。造我正主也。其智能仁慈。美好尊大。皆無限際。是以我儕所宜敬愛奉事之者。亦無限際也。我力既不克為所宜為。第竭力守其戒命。不怠於所能為之微善。不亦可乎。矧我儕所得性。及繼性之美好。與身內身外之福。悉皆□□惠賜。殫心力奉事。猶不能謝其萬一。况



怠於所能為之微善哉。我儕罪過日多。且重我功勳未足盡贖之。□□所設報罪惡之殃。亦極重大。策怠昂善以感動□□。赦罪宥殃。詎可泄々哉。□□所備為善之天報。亦宏大無境。我功德不足當之。今怠於積功修德。又安能承受之。天路遐邇。其中寇敵甚多。須克之。邪感甚繁。須遏之。戒命須守之。窘難須忍之。人命道短。今日盡為我有。邪否邪。不可知。羊途息肩而卧。罪惡之赦。與天堂之安。何由施及歟。升高山者。不得不疲。何況升天堂。者。□□所備以報功德。以報苦難之忍受。怠於功德。不忍受苦難。則不得其報。經云。天國受攻。惟強者

能劫之。怠者柔如脂膏。以微苦之火。輒傾融化消之。又安望悉力戰勝哉。人昂于善。勤事上帝。應報之望。輒生于心。無論身苦樂。其心恒保樂焉。是則身後永報之味。今世已始嘗之。勤人之望。豈不貴乎。世人之得哉。是用不怖死。且願望之。死期迄。無憾。且樂受之。知為歸鄉。入所恒望永慶之門耳。怠者異是。無功德。無天報可望之樂也。有口以追詆。故恒怖永殃。無刻可安。今世已始嘗死後永殃之苦矣。或曰。凡獸如馬牛羊。牽之則從。豕獨否。且大作悲聲。何故。曰。馬謂將我乘。牛謂將我耕。羊謂將剪我毳。皆有所用。



之。故不疑受害耳。獨豕終日饜而游閑。不可乘。不可耕。無彘可衣。而牽之。不謂將我殺歟。故甚悲。抑怒欲脫矣。勤敏于善者。世福不望得之。故亦不畏失之。心抱功德。懷身後永報之望。故險中甚安也。怠者終日狗欲。無功德可恃。有罪惡可怖。故樂中不樂。安中疑害。微疾畏死。正不祥人耳。

爾勤於德。遇勞勿止。□□令爾鬪。祐爾勝。輔爾弱。報爾勤。邪情攻爾。勿以目下德行之憂。勞。比狗邪情之樂。惟以今行善之憂。比狗情罪後之憂。以今狗情之樂。比身後天堂之樂。乃知德樂大且永。狗情欲之樂小且短矣。爾

鬪勝。勿自安而釋兵。紐勝屢生。怠致負。既得一勝。必敵于礪。又以復鬪。大海必多浪。此世必多邪感矣。鬪而被傷。勿失心。勿曳兵而走。須如勇士。被比之辱。與傷之痛。益力而復鬪。若以傷增勇。必逐。爾者。必勝。爾者。復鬪。復傷。亦勿失心。善戰者。不在不受傷。正在不屈於敵。多受傷。不為負。受傷失心。而屈服于敵。斯為負焉。誘感至。勿徒不狗而止。因而益德。可也。邪慾饕誘爾。因稍減食飲。正慾。吝貪攻爾。增捨施。若此者。以邪感益德。邪感自止。

凡德行自有我情欲所致之難。勤心修之。諸難自消。經云。



爾宮業。務勤速。諸病不逢爾。是以修善如推車。不暗其牽。縱地夷。車輕。窮力不進。暗之。雖重載。易前矣。難行之德。勤心易之。易行之事。怠心難之。

夫修士必遇艱阻寇敵。故勤者欲護諸德。須內備勇德。以勝之。勇德何也。不妄就險。不畏逃險。以平心愉色。忍大辱。慢輕忽身命。及諸世之吉福。而重事上帝之德。及身後永年之事。不畏世禍。而特以誓訖。過失為可畏者。斯正勇德也。外勇力。人尚不及獸。豈足為德。惟敵情欲忍艱難。是則內勇。足為德也。君子知無勇。功德難以保護。故恒備防怖之慮。消世患畏之義也。

色擗加勤。一徒進德。當置世變之虛怖曰。我曹不知自備。於邇者。惟妄慮於遠者。未然之慮。上帝賜人類之大恩也。人自轉用為大害焉。險速前。禽獸知避。而有益時。乃避之。我曹已過者。未來者。併累焉。過慮之極。屢以福致害焉。已過之苦。心憶不忘。未來之苦。豫慮先致。緣目前而為無福者鮮矣。怖我者多。損我者寡。疑心苦大。實事苦小。實者有度。惟虛者無度。其擾滋多。凡我仇中。最狠者誰。緣我小心懼心。致渠益力增膽矣。事有憂之過當者。有不當憂而憂者。有非其時而先憂者。須明揣所畏。將至之兆。實否。無憑致畏。不明辨。不勇排。空顛何為。



乎。爾所畏。終不見至者。不甚多歟。縱必至矣。待既至而後。迓之。亦不遲矣。且未必果為災也。安知不致我福。使我此暫苦。貽多年之樂乎。我曹須臾之後。不得不死。須臾之前。為道德死。則因所不能免之患。致丕功宏報。不  
大幸乎。

七克卷之七終

七克卷之七終







